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国际问题卷

社科大讲堂

主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社科大讲堂系列丛书·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社科大讲堂

国际问题卷

主编○刘迎秋
副主编○文学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科大讲堂·国际问题卷/刘迎秋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 - 7 - 5096 - 1617 - 8

I. ①社… II. ①刘…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国际问题—文集 IV. ①C53②D81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3598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邮 编: 100038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陈 力 杨佛尘

技术编辑: 黄 钰

责任校对: 蒋 方

720mm × 1000mm/16 38.25 印张 718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1617 - 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 编: 100836

电 话: (010) 68022974

前　　言

“社科”，是社会科学的简称，现代的学术范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科”已经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即便你对数、理、化非常精通，但是对“社科”却一无所知，那么，说你基本上还是“现代文盲”，可能不会过分。道理很简单，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不懂“社科”的人，要想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把握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哪怕这个规律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虽然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一定是十分困难的，起码是要付出较多代价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很多发达国家更重视社会科学家参与国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科学家的国是参与，才较大幅度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治理及其运转质量与效率，加快了这些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福祉的提升。当代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经验也反复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感召力、影响力甚至领导力的大小，通常也是与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成员是否具备较高的社会科学修养和素质正相关的。

“大讲堂”，则是近年来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古典色彩十分浓重的现代概念。到目前为止，较为有名的类似概念，除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外，还陆续出现了北大的“世纪讲堂”、清华的“卓越讲堂”、南开的“南开讲堂”，等等。“讲堂”的英文表达是 Lecture Room 或 Lecture Hall，以表讲话、上课、传经授业的专门场所之意。实际上，此类传经授业的讲习场所自古就有。如据《后汉书·翟酺传》记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



横巷，为海内所集”，即“讲堂”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经是讲学授业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少不了以“讲堂”做讲学授业之功。在历史上，类似的讲堂有很多。例如，清末民初曾有过著名的北洋陆军讲武堂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类似于讲堂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该讲习所于1924年6月30日由林伯渠建议、由彭湃担任主任，7月3日正式开学），更有过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于1927年3月由毛泽东创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了当代，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满足人们对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类重大问题释疑解惑的迫切要求，“大讲堂”更是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名家云集、学子求知、有识之士实现思想碰撞与交锋的一个新的学术园地与场所。

这里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个“社科大讲堂”，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科前沿讲坛或名家讲坛的别称，又是云集各路学科带头人和理论大师学术思想与见解的再说。这个讲堂不仅囊括了多年来研究生院成功开设的“经济学前沿”、“法学前沿”、“史学理论与前沿”、“国际问题前沿”、“文学—文化前沿”、“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学前沿”等课程，而且进入这个讲堂传经授业的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学术大家和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名流。这些讲坛以学术前沿性为主旨，同时强调学科内容的系统性。进入这些讲坛传经授业的专家教授的讲解更是主题鲜明、内容广博、深入浅出。正如读者在这套书中能够看到的，其中有很多讲演者的阐述和分析，虽然已经时隔几年，但现在读来都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社科大讲堂”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发明，而是经济管理出版社的编辑们在总结、比较各类讲坛、讲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上述前沿课程统称为“社科大讲堂”的想法一经他们提出，便得到了研究生院及各教学系的普遍响应与认可，“社科大讲堂”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六大门类前沿课程的总称。说来也是，在中国，有能力以此类形式十几年如一日长期举办这么多学术前沿专题报告的，可能也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1978年8月经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手圈阅批准设立的、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基地。她既是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大家最为集中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秉承“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和“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理念，以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三个定位”（即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殿堂、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要求为主旨，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到2010年7月为止，由研究生院培养和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共8300多名（其中，博士学位3000多名，硕士学位近5000名，专业硕士学位600多名）。数量虽远不及其他大学，但成才率极高。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学成分赴祖国各条战线后，大都成长为我国政界、学术界、经济界的中坚力量和重要骨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也因此而扬名海内外。

30多年来，研究生院始终以培养优秀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既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的政治质量和成才方向，又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长期开设学术前沿讲座课，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着力开拓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境界，提升研究生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指导研究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国之栋梁。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学科片的优质教授资源，选聘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名牌大学的著名学者参加，常年开设六大学术前沿讲座，是研究生院的一个创造，也是研究生院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的特别机制。30多年来，已有数千名（次）专家学者先后在这个大讲堂上分别就自己所长发表了深邃而精彩的学术演讲。今天呈现给广大读者的这套《社科大讲堂》，就是这些专家学者所做精彩学术讲演内容的密集压缩版。考虑到讲演内容的时限性特征，经与经济管理出版社认真协商，最后决定，《社科大讲堂》第一辑共八卷讲演稿的起讫时间选定为2004年至2009年。

《社科大讲堂》第一辑共八卷，即《哲学卷》、《政治学卷》、《史学卷》、《法学卷》、《文学卷》、《经济学卷》、《社会学卷》和《国际问题卷》。

《哲学卷》涉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技哲学、经济伦理学、文化哲学等多个专业方向。收录到这一卷的，既有哲学基本原理的讲述，又有关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介绍；既有对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又有对哲学学科发展方向的展望。兼顾哲学学科基本原理的讲述与前沿问题的研究是《哲学卷》的一大亮点。

《政治学卷》则围绕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主题，收录了



10位学者所做精彩讲演，内容主要涉及民族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公共政策等，不乏尖锐、深刻的研究与讨论。

《史学卷》更有自己的特色。它汇集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和不同理论观点，展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及有关大专院校等学术研究机构众多专家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通读这一卷，可收到一卷在手便可通古识今的效果。

《法学卷》关注的是我国当前法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诸如私有财产保护问题、死刑存废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以及权利平等及其保护问题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及院外有关专家学者以其深邃的理论分析和精彩的课堂讲演，分别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阐述，无论读者从事什么职业，此卷均值得一读。

《文学卷》收录的讲演稿涉及范围较为广泛，讲演者中不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语言学所、少文所、新闻所、外文所的专家，还有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等著名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现代和当代文学、文艺批评、民族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新闻学、语言学等文学的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

《经济学卷》是在众多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在研究生院所做学术报告基础上经整理最后形成的。这一卷收集的是这些专家当时所从事的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涉及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精彩纷呈、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社会学卷》共收录了9位学者的讲座内容，主要包括当前中国社会分层、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和社会政策等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除上述内容外，这一卷还收录了有关专家对“超级女声现象”的分析与解读和关于民间戒毒问题的人类学研究等讲演成果，似可为有兴趣的读者另眼一睹。

《国际问题卷》是我院“国际问题前沿”课程各路大家所做讲演的选编。“国际问题前沿”课程是我院国际教学部开设的学部专业基础课，也是我院的品牌课程之一。参与这一课程讲座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八个研



究所和中央有关部委及海内外知名大学，均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读者阅读这一卷，不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些专家学者们对国际问题所具有的真知灼见和深邃思考，而且可以由此更深刻地了解和把握时政热点，更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其变化趋势。

今年，我们编辑出版《社科大讲堂》第一辑，既是对过去六年来我院“前沿课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对我院研究生学术前沿教育的一次展现。从2010年开始，我们将采取每年编辑出版一辑的方式，尽可能及时地将我院最新前沿讲座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

在即将结束这个前言的时候，我想再在这里强调指出两点。第一，由于这套《社科大讲堂》所辑内容均是根据在我院前沿课堂上所做讲演稿整理而成的，虽然我们在编辑出版前也请所有参与讲座的专家学者做了校改，但仍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力求做到全书内容阐述精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争使广大读者从中领略讲演者的思想魅力，是我们编辑这套《社科大讲堂》的一个重要目标。希望本书的广大读者能够从中受益。

第二，虽然我们的编委会对入选文章进行了严格筛选和认真编辑，但由于其中很多内容是演讲者对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所做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其个人观点未必能够得到他人认同。这就要求我们的广大读者能够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指导自己的阅读，并由此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与批评。我们相信，善意的、建设性的讨论与批评比被动地接受更重要、更具建设性、更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最后，借《社科大讲堂》第一辑付梓出版之际，我要在这里再次对为本书编辑出版做出努力、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委、经济管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研究生院各教学系秘书等参与编辑工作人员以及参与讲演稿修改定稿的全体专家学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祝我们的《社科大讲堂》越办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2010年12月8日于北京小倦游斋

DIRECTORY

目 录

社科大讲堂

SHEKE DAJIANGTANG
国际问题
卷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总论	王逸舟	(1)
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趋势	张晓东	(19)
日本政治动向与中日关系前景	高 洪	(35)
东欧社会经济转型整体评估	朱晓中	(43)
后冷战时代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	郑 羽	(61)
20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变革和发展	徐世澄	(81)
南亚问题的前沿研究	孙士海	(109)
普京与俄罗斯的未来	邢广程	(129)
中东民主化与美国的中东政策	张晓东	(149)
区域合作发展趋势及特点	张蕴岭	(169)
拉美发展模式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与思考	江时学	(177)
现代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思潮	徐世澄	(195)
国际关系学的生成、演化与趋势	王逸舟	(233)
欧洲经济一体化——多角度透视	王 鹤	(249)
国际战略理论与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选择	李少军	(267)
当代非洲政治发展及中非合作前景	贺文萍	(291)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李向阳	(299)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阶段、特点和若干争论	王逸舟	(313)
印度的战略文化	孙士海	(325)
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	陶文钊	(349)
伊斯兰主义向何处去	张晓东	(381)



中东欧问题漫谈	朱晓中	(403)
三十年中国外交：进步、问题与前瞻	王逸舟	(41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张蕴岭	(437)
亚非历史新进程及中国非洲学建构之可能	刘鸿武	(451)
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调整	杨毅	(471)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 30 年	周弘	(489)
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	余潇枫	(511)
三十年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进展：线索与分析	庞森	(5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的国际化问题	苏长和	(543)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蔡拓	(56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三十年	秦亚青	(575)
后记		(596)



国际关系前沿问题总论

王逸舟



王逸舟

男，法学博士，著名国际政治和外交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已出版专著 10 余部、300 多万字，代表作有《当代国际政治析论》、《西方国际政治学》、《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等。主持完成《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中国与非传统安全》等重大科研项目。经常作为嘉宾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上发表评论。迄今为止，到过 30 多个国家及地区讲学和访问。



小 引

我想告诉大家，做学问、搞理论，到一定程度可能风光，实际上是很艰苦的过程。20多年以前，我跟大家一样在这里读硕士、读博士。那个时候，我作为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也组织过学术讲座。我们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非常好学、非常热心，尤其听说所谓的名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争先恐后，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细想一下，做理论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光靠热情和兴趣还不够，必须有钻研的态度和读书的功夫。以后这门课，并不是我一个人讲。我是主持一个头、一个尾，即概论和考试，中间主要请我们国际学科片的专家学者来这里授课。据我所知，这些老师都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不同领域取得了某些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科片，有8个研究所、大约有500名研究人员，我挑选了其中近二十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他们各自研究的问题，向大家做介绍。就我个人希望而言，他们介绍的不仅是情况，不只是些动向性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向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同学，介绍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比如他们有的是搞欧亚研究，有的是搞大国研究，有的是搞学派理论和方法，有的是搞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到底在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我在同每一位老师提要求的时候，就这么跟他们说，到这里来向我们同学介绍什么的时候，主要不是谈一些故事，不是谈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暗杀事件、地区热点、国家间合作，这些只是做陪衬和注脚，更多的应是介绍这个分支领域、这个学科、这个问题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讲到西欧问题，西欧学界关注什么？那么，西欧所的所长周弘教授和西欧经济研究室的主任王鹤教授，可能会分别从西欧政治、西欧经济角度介绍欧洲一体化进展中出现的各种争论，介绍欧洲学在中国近几年的兴起和目前不同的看法。关于俄罗斯研究，大家会从各种传媒得到一些关于普京、关于最近的别斯兰事件的信息，但大部分同学可能不清楚，俄罗斯学界，中国的、外国的、美国的，包括俄罗斯自身的学界，对于俄罗斯研究有什么样的焦点、难点、热点。在这些焦点、难点、热点背后，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学派和方法，与外国同行相比我们有哪些差距，还有哪些研究领域需要开拓，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等等。

我个人的看法，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科的专家学者，站在国际关系研



究的较高高度，能够指明目前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前沿。如果把这十几讲都听下来，都认真地去领会，能去查阅老师们提到的材料，并在课下去做些争论的话，当你学完这门课的时候，不管是学文学的，还是学史学的、学语言的，基本上能够达到国际关系学研究生的水平。对非专业学科的同学是如此，那么对专业学科的同学来讲，你最好能对老师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写出学科论文，对争论焦点谈出看法。对于国际关系专业的同学，对国际片的同学，不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就我们老师提到的问题，对这些争论的问题，你做一个小点，深入下去，写出这门课的论文，可能会发现将来研究的方向，发现该领域一些需要年轻人加入的课题。看到同学们的热情，我一方面十分感动，另一方面也有点担心，因为往往课程的第一讲很热闹，但到后面的时候，能坚持下来的不多。所以我希望最后一讲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同学，大家还是这么热心、专心，不同的仅仅是知识面和深度。

一、国际关系学的主流学派

下面进入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对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主要动向做一大体归纳。申明一点，这中间可能有的涉及理论，更多的是一些争论。有心的人按照这里的线索，可能创造出新的理论。

第一，介绍一下三个主要流派。国际关系学界在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中开始分化，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外国如此，中国也一样。

第一个主要的流派叫现实主义流派，它研究的重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权力”，英文是“power”，也可译成“力量”。权力可以有多种形态，政府的权力，军队的权力，企业家的权力，或者是媒体的权力，乃至于我们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力。虽然有不同的形态，有的是国家强力机器，有的是通过传媒（如报纸），有的是通过个人或小集团的活动表现（如恐怖主义），它们都在左右和影响着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的、多边的关系，塑造国际组织的形态，左右国际组织的决议。比如像安理会的决议，像WTO的新一轮谈判，像《京都议定书》，在它们的酝酿、形成过程中，可能有大国的权力影响，也有小国和弱国的权力影响。我们知道安理会五大国有决定性的权力，一票否决权，小国也有小国的权力，比如说在《京都议定书》形成过程中，一些小国，海洋对它们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同样创造出某种权力。地中海有个小国，叫马耳他，对于《国际海洋法》的制定、对《京都议定书》都非常敏感，非常重视，提出了重大倡议，比如率先提出“人类共同



“遗产”概念，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推进发挥了作用。在亚洲地区，新加坡虽然国家很小，却一直是《国际海洋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席国，是会议的主要协调人。对这些小国来说，往往在《国际海洋法》的制定等问题上，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以说即便是小国，也有独特的权力。那么国际政治就要研究这些不同的国家，大大小小的、处在不同等级秩序上的国家，它们有什么样的权力，它们如何表现自己的权力，是用集团的方式？是以 77 国集团的方式？不结盟运动的方式？还是安理会五常的方式？或者有人叫“G7”、“G8”，七国集团或者八国集团的形式，来行使这种权力，来争夺这种权力。大家知道，国际政治学界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汉斯·摩根索，一个美国人，被认为是这门学科奠基者之一，他写的代表作就讲权力在国家间是如何分配和争夺的。他认为国际政治学就是关于权力的行使和分配的学问。基辛格博士、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也是权力政治学的代表，他们分别写出了关于核武器核外交的博士论文，写出了关涉当今世界“大棋局”的重要作品。他们研究的焦点就是权力：大国之间如何角逐霸主地位的权力，争夺第二等级的发言权，弱国的依附，诸如此类。“how, what, and when”，询问什么是权力？何时去行使？怎样使它产生最大效用？一般人理解，学习国际政治，就是了解权力，懂得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应用。这是现实主义观点，是第一大学派，也叫权力政治学派。

第二个大的学派叫自由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又有不同的称谓，有人称为理想主义学派，这些年还有人把它称为全球主义学派。在冷战结束以后，最近又有新的叫法，如相互依赖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等等。跟现实主义学派相比，自由主义学派或全球主义学派研究的焦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研究的焦点在不断转移，不同时期不完全一样。过去自由主义学派研究的重点就是人类未来的组织方式，所以被称为是理想主义，即勾画一个理想的模型，设计政治实体之间的理想状态。古代的柏拉图曾经有过《理想国》一书，可以说它是西方理想主义的最早思想渊源。后来还有德国的康德等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人们针对战争到来的危险，曾经写出了种种作品，期待着制定国际法，通过国际组织、国际协议来遏止战争。当时这样一些学者、这样的一些研究，用制度、用协议来约束战争的这种学派，被称为理想主义学派。今天的中心点稍有变化，它把注意力放在形形色色的国际制度上面，主张以国际制度推进合作，消除矛盾，抑制冲突，因而当今国际政治自由主义学派的核心是研究国际制度。如果说权力现实主义者研究的是权力的话，那么现在的自由制度主义者研究的焦点则是国际范围的制度、规范、组织、公约。

掌握这个学派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规制为中心，对国际法的重视远胜于其他各种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绝对分开的，通



常是有交叉的，可转换的。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我的书中介绍过，一个很有名的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在是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在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时候，被认为是相互依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但是当他被克林顿邀请入阁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在面对现实，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时候，他不得不改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眼光。所以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因为地位的变化，因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不同敏感性，因为接受不同方面的邀请，而采取或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期，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融合，或者叫趋同（convergence），就是现实主义的理论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之间达成一些共识，或形成一些新的学科，某些新现实主义者和新制度主义者实际上融合或借鉴了对方学派的一些特长和观点，比如新现实主义也开始讲变化，讲制度作用，新自由主义也分析权力，分析权力的新来源（相互依赖过程）。在中国也是如此。对老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学科的分野是泾渭分明的，但现在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和老师，三四十岁这批副教授、博士，更多地带有跨学科的视野，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你很难简单地打上自由主义的或是现实主义的标签。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趋势，未来一些新学科可能从边界处出现和成长，同学们应当注意这种势头。

第三个主流学派是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本身并不是从国际关系学产生的，它是从社会学、哲学甚至语言学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学习借鉴过来的。如果说现实主义者重视的是权力，自由主义者重视的是制度，那么建构主义者更多地强调的是观念（idea）。建构主义者最早的一些作品，强调在曾经被现实主义、曾经被自由制度主义统治的天下，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如何构造不同国家、不同行为体、不同组织之间的联系的，甚至是如何构造不同的权力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有人把建构主义称为观念主义，这并不准确。从翻译来说，观念主义过去在中国经常等同于唯心主义，但国际关系学强调的观念和以往我们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并不忽视物质的作用和权力的价值，并不忽视国际制度的网络，相反它强调观念和制度权力之间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建构主义经常用一些事例来解释理论。典型事例之一是：当美国和英国两艘军舰相遇的时候，双方人员都不会紧张，水兵在甲板上照样嬉笑、玩耍，不会进入战备状态。但如果当朝鲜和美国的两艘军舰接近的时候，双方都会进入战备状态，甚至个人的肾上腺素会上升。在这一场景里，没有战备，没有枪声，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变换，权力的结构完全一样，外部条件未发生任何改变，变化的只是人的思想和观念。对美国士兵来说，前一次遇到的是英国士兵，是盟友，坚信他们不会向我射击，也没有必要紧张；而碰到朝鲜船只的时候，就会随时考虑，对方会不会发射导弹？会不会发生不测事件？如何回应对方的这种挑衅？建构主义要研究



的，就是为什么在制度、结构、权力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观念起了作用，提示观念后面的动因和变量。

三大主流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第一个是侧重从权力的构造、权力的大小、权力的行使来看待国际关系；第二个是从制度的网络、制度的推进、相互间的合作来看国家间的关系；第三个是看重人们背后的意识形态，人们心目中对对方的认同（或误解）如何塑造国际关系。这三种学派目前是主流，但这只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以往，在建构主义兴起之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当代的新左派，也被认为是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派之一。因为这种学派要求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建立全新的关系和规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现在它们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但我认为，实际上它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思想，永远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哪怕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里。这是一种批判性的力量，一种审视的眼光，一种代表弱小国家和下层民众的态度。说到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看重“阶级”二字，重视阶级的差异，它们形成的原因，消除差异的办法和前景，当代也有许多追随者和分支，如依附理论、边缘—中心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等等。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方面应当避免旧的狭隘倾向，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力。

二、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是在“9·11”以后变得突出的。大家知道在国际关系中，一直认为有一组而不是单个的全球性危机，几年前恐怖主义只被认为是全球性危机中的一种。跟其他的危机一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它们变得突出，构成了危机的众多环链，如债务危机、生态危机、南北对抗所出现的矛盾，难民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全球性问题，有数百个，其中的多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近些年国际关系的改变，变得尖锐了。“9·11”以来的最近三年，恐怖主义急速上升到了全球性危机的第一位。大家查阅一下文献可以知道，国际关系学界把较大的注意力、较大的资源用于探讨恐怖主义现象。但是和报刊等传媒一般地讨论事件不同，国际关系学者需要思考的，不只是问中东、巴以之间又死了多少人，最近在俄罗斯发生的别斯兰事件，普京和车臣恐怖分子又有什么样的较量。他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在今天变得这么尖锐，恐怖主义为什么在不同的人群那里有如此差异的认知，以及到底何为恐怖主义。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三年前南非非国大主席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在一场报告中他说：“我们南非人对于当今主流世界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不认同的。”他提及 80 年代初的时候，非国大还是一个处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非法组织，当